

## 地球上的夜晚

我一次又一次经过它的身边，形同路人。就好像我坐在城市中的咖啡厅，玻璃之外，黄昏的灯火，步履匆匆的人走过半米开外。很多时候，二者像刚好调了一个位置，我从它的身旁匆匆走过，而它静止不动——它静止不动已经好多年了。

它叫“金钉子”。

这是一枚地质学概念上的钉子，这枚钉子由岩石地层构成，记录着地球的生命与历史。

这枚“金钉子”在我的家乡浙江省常山县，一个叫“黄泥塘”的普通村庄里。知道“金钉子”，但是看不懂、听不懂、读不懂——这就是我们的窘迫。

地球形成的46亿年至6亿年间，是一个几乎没有生命的岩石世界，那时候这个星球该有多么寂静啊。直到6亿年前，地球上出现了蓝藻及古代水母、多节蠕虫，这些来自原始海洋的事物，揭示生命来源于水，而它们现今又隐藏何处？

在那之后，地球上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件：5.3亿年前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，4.46亿年前的第一次生物大灭绝，2.52亿年前二叠纪的生物大灭绝，还有6500万年前恐龙的大灭绝，等等。人类在哪里呢？年轻的人类，要很晚很晚才会出现，直到600多万年前，才有了人类的痕迹。

石头里保存着地球的印迹。是的，但是这个话题该怎么聊呢，你一旦跟人聊起一亿年前的事情，天就被聊死了。我们沉默得如同一块来自奥陶纪的石头。

## 四亿年以来的日常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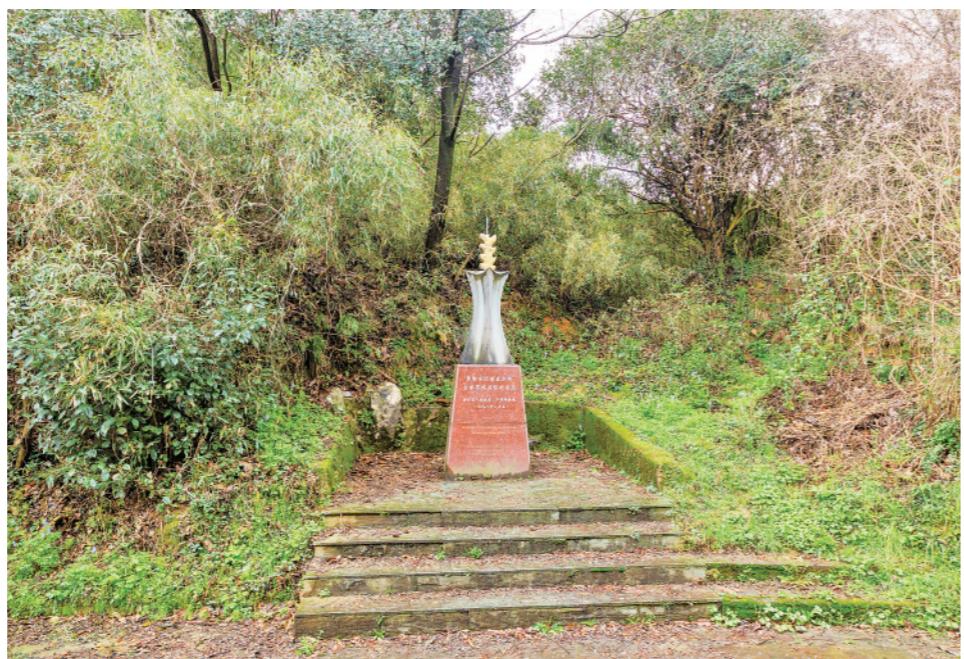
很久以前我在杭州市体育场路一家书店的阅读区里，喝着一杯烫嘴的咖啡，想起了遥远家乡的“金钉子”。两个月之后，我决定去那里走一走，尽管我知道，那里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四亿年过去，它们都留下来了，还怕这短短的几年间发生什么改变吗？

我穿过村庄里零星的屋舍，跨过一条河流，抵达“金钉子”所在的区域。那是一片其貌不扬的山坡，如果有意屏蔽少数引导牌，忽略人工设立的石碑，你会发现这片山坡与江南随处可见的山坡没有什么不同。

沿着一条长廊，在河岸边向前行进，裸露的山体和成片的页岩像在讲述着什么（一般人难以读懂它的秘密）。这是一个剖面——用地质科学家的话来说——这个黄泥塘“金钉子”剖面，隐藏着无比丰富的宝藏，它包含笔石、牙形刺、腕足类、三叶虫等多种生物化石，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。由国际地科联组织于1997年1月确认为“金钉子”，也是中国的第一枚“金钉子”。

“金钉子”，科学的全名是“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”。这个黄泥塘金钉子剖面，在全球也是唯一的，它是由一段灰岩和页岩组成的连续地层，含有丰富的化石序列，很好地显示出约4.73—4.58亿年前的地史阶段。

## 常山有枚“金钉子”



金钉子标志。

摄影:李志强

这里有无数的化石，其中有一种关键的叫作“澳洲齿状波曲笔石”，它是距今5亿到4.35亿年间的奥陶纪的产物。这种笔石在这段地层中首次出现，也被大量研究证明是全球的首次出现。黄泥塘“金钉子”被确定为奥陶系达瑞威尔阶的标准，那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任何一个地方的地层，要确定为达瑞威尔阶，都须以黄泥塘剖面为对比标准。

现在，我们基本就能明白这片山坡的意义了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把“尺子”，用来“量”别的地方的地层年龄。这把“尺子”上的“刻度”，就是古生物化石。黄泥塘的这把“尺子”，“刻度”特别多，特别清晰和有代表性。

全球首枚“金钉子”，是1972年在捷克建立的。自那以后，世界上先后有20个国家建立了近70枚“金钉子”。中国参与全球年代地层的研究工作，比其他国家晚了10多年，1997年，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的陈旭院士团队率先取得突破，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枚“金钉子”。此后，中国先后建立了11枚“金钉子”，分别位于浙江常山、浙江长兴（2枚）、湖南花垣、广西来宾、湖北宜昌（2枚）、湖南古丈、广西柳州、浙江江山、贵州剑河。

去阅读黄泥塘的这枚“金钉子”前，我读了一本书，张加强先生著《面壁百年——寻找“金钉子”的中国科学家》，知道我对家乡的“金钉子”萌生兴趣，红旗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徐艳老师特意给我寄来这本书。

我跟许多人说过，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枚“金钉子”，但是它到底代表什么却一言难尽，语焉不详。

我和朋友们开着车，在那河边兴师动众地搞了一次烧烤，酒足饭饱之后大家仰面躺在沙滩上，高远的天空飞过几行大雁。那是我们日常生活里距离“金钉子”最近的时刻。

这次去寻访“金钉子”，我们还带着一群孩子，孩子们对山坡上那些散落一地的

碎石块显然不感兴趣，他们更感兴趣的的是路边的野花与手中的玩具。跟以往几次一样，我试图从那些裸露的石块中找到蛛丝马迹，以便窥探一丁点儿遥远的奥陶纪秘密——在我读过了《面壁百年》这本书之后，当然也希望能发现笔石化石或三叶虫化石。但是对于一个缺乏基本地质学素养、空有一腔热忱的普通市民来说，这的确有点儿强人所难了。跟以往我来这儿的情形一样，每个人对遥远的奥陶纪都一无所知，去往那里的时空隧道太严密了，我们不得其门而入。

“金钉子”的外围现在加了一圈铁丝网围墙，对这块区域实行地质剖面保护。我看到有一块指示牌，上面写着“管理处”字样。管理处的房子就在河流的下游100多米处，那是河道转了一个U型大弯的地方，环境清幽极了，一条狭窄的小路蜿蜒进去，丛林掩映之中，似乎也看不见人影。“金钉子”附近人烟稀少，游客也甚少涉足此地，如果有人偶发思古之幽情前来，很可能包场独自走过这一趟行程。

如果再早一些时候，譬如早上几百万年，这里或许会有人类的足迹出现；更早的时候，这里会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周遭的一切都是热热闹闹的——笔石这种海洋群体生物将是这里最常见的居民，它们大量浮现在海水中，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，生机勃勃。

## 封存在石头里的时间

如果有空，不妨去读一读这些论文，就像阅读一篇短篇小说——随意地打开一扇小门，仿佛就可以进入奥陶纪的世界——

张元动、陈旭：《奥陶纪笔石动物的多样性演变与环境背景》，《中国科学（D辑：地球科学）》，2008年；

陈旭：《论笔石的深度分带》，《古生物学报》，1990年；

穆恩之：《正笔石及正笔石式树形笔石的演化、分类和分布》，《中国科学》，1974

年……

如果还有兴趣，也可以阅读《笔石》这本书。作者穆恩之、李积金，科学出版社1960年1月出版，归属于“古生物小丛书”。

在后面这本书中，作者介绍了有关笔石动物的基本知识，如笔石的研究简史、一般形态、发育过程、生活方式与化石保存环境、区域分布与笔石分带对比、演化趋向，以及笔石的系统分类等重要问题。书中对于笔石分类及重要科属的特征、以及各属、亚属的属型、地理、地史分布等都做了简要阐述，并附有插图百余幅。

穆恩之（1917.9.30—1987.4.8），江苏丰县人，1943年7月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。地层古生物学家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院士）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。

穆恩之主要研究笔石动物和奥陶纪、志留纪地层，其次研究海百合、海蕾和海胆及泥盆纪、三叠纪、白垩纪地层。

陈旭在20世纪60年代师从穆恩之院士，参与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奥陶纪、志留纪及早泥盆世笔石带的划分和对比，参与编纂出版《中国的笔石》一书。2003年，陈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常山黄泥塘的这一枚中国最早获得的“金钉子”，就与他的研究密不可分。

我们一次次面对“金钉子”这样的岩石束手无策时，仍然有一大批地质科学家痴迷于此，他们日复一日地阅读石头，试图通过遗留和封存在石头里的蛛丝马迹，来破译地球数亿年以来的时间密码。

循着“金钉子”指引的这条线路以及《面壁百年》那本书，我们能发现一大批地质科学的名字，丁文江、葛利普、黄汲清、赵金科、盛金章、杨遵仪、金玉轩、陈旭、张克信、殷福鸿、沈树忠、王安德、童金南、曹长群……

这是几代科学家的接力式工作，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各种各样的古生物化石，一遍遍梳理、破译、丰富、传承，将辽阔的空白书，以巨大的耐心与丰硕的成果去填补，使得几亿年来亘古不变、沉默不语的石头，变成一部浩瀚的大书，翻开这部大书，每一页都是精彩纷呈的生命故事。

他们的工作，就这样跨越了时空，跨越了物种，跨越了一般的认知局限，打开了一个通往远古时代的大门。他们把光线照进那个遥远的时空里，让逝去的世界重新变得鲜活起来。

现在，当我们重新走近“金钉子”的时候，不会再觉得眼前的山体和岩石只是静止不动，没有生命的事物，只要静下心来聆听，就仿佛可以听见那里隐藏着的，一个远古的、喧哗的古生物世界。再细细品味，还能感受到那里隐藏着一个热爱的、永恒的人类精神世界。

聆听“金钉子”，那漫长的亿万年时间，毫无疑问会对人产生强烈的压迫感，令人感知到地球奥秘无穷、人类渺小、生命短暂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又会产生一种深深的震撼与启发，那就是——人类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，创造更加久远的价值。因为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总有一些事物会记住曾发生过的一切。

动工维修前十天，我利用公休假回去，绞尽脑汁思考老屋怎么维修。白天，不时有乡亲到家里坐坐，聊聊天，拉拉家常，给我出主意。晚上，我一个人独坐老屋，独卧老屋，这是我走出大山谋生以来连续在老屋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。

这十天里，我几乎每天凌晨3点都会醒来。每次醒来，都披衣下床，在屋里走走，到屋外转转，听山风呼啸，听夜禽啼鸣，心疼老屋破败衰老的模样，眷恋老屋即将被翻修的旧貌，想想老屋应该换成什么样的容颜。

很多人建议，干脆推倒，然后在原地建一栋钢筋混凝土房子，那样更简单更省钱。我也知道，那样做最省事，建起来的房子也许设计更合理，样式更现代化，能让山里人住上和城里一样宽敞明亮的楼房。

可是，那样的代价是，历经沧桑近70年的老屋，将在不到半晌的时间里，在人们高呼加油和梁木断裂、瓦片掉落声中轰然倒下，几代人的心血顷刻间掩埋在一片残檐断壁碎瓦之中，该烧火的烧火，该填埋的填埋，缭绕几代人的香火，袅袅几十年的炊烟，瞬间找不到来时的踪迹，浪迹天涯的游子再也找不到对家的那份绵长醇厚的牵挂。

历经长时间的思考，我们兄弟对维修老屋终有头绪：旧房不拆，格局不改，方向不变，将老屋四周破败的木板拆掉，从100多公里外的地方将火砖一车一车拉进大

山，一块一块砌起，严严实实地将老屋围在中间，再换掉屋顶残缺的瓦片，给历经几十年风雨的老屋换一件遮风挡雨的新衣裳，让它再次容光焕发立在巍巍大山之间。

抡起老屋维修第一锤后，我转身离开大山，继续到山外谋生。有一天，一张老屋的照片从山里传到我的手机上。照片上，老屋四围木板已被拆完，一个四面透风的空架子顶着破旧的瓦片孤零零地站在山间。我看了又看，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。

历经4个月漫长的维修，我们兄弟同心协力，老屋有了新模样。看着修缮完工的老屋，我像一头拉着重车刚走完一段长路的老牛，卸下重轭，筋疲力尽，只想仰天长吟，端起海碗，将所有的艰辛疲惫一饮而尽。

我撰写了两副对联，用木板镌刻，挂在刚修缮好的老屋两个大门两边。一副写：“日丽中天江山秀；书香东壁礼乐长。”一副写：“行大道，走天下，当知尽忠尽孝；抱满怀，居山中，不废惟读惟耕。”诗书继世，礼乐传家，出忠入孝，晴耕雨读，身居山林，不失心怀。

今年春节，我和弟弟带上全家一起回到老屋。这是20年来我们家第一次这么在老屋过年，老老少少，齐齐全全，热热闹闹，团团圆圆。

年还没有过完，大家因为生计先后离开了老屋。但是，我们的眷恋，我们的归宿依然是老屋。穿梭茫茫人海，穿行车水马龙，每当回眸那栋凝聚着几代人心血、装着我们全部成长记忆的老屋，疲惫的身心总能找到那份犹如躺在母亲怀抱的温暖安定感。

有人说，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于我，老屋亦然。

谢贵芳

绍圣元年（公元1094年），于苏轼而言，不啻为不利之流年。是年，朝廷新党再起，宰相章惇、御史赵挺之、朱之邵一伙人对“元祐党人”进行疯狂报复、迫害，他们沿用“乌台诗案”的伎俩，弹劾苏轼所作之词句“谤讥先帝”。

苏轼于是有了继流放黄州之后的再次流放，数月内一连遭五贬，官阶一低再低，地点一次比一次偏，最后以宁远军节度副使、惠州安置，被贬往“南蛮之地”“瘴疠之乡”的岭南。

“山忆喜欢劳远梦，地名惶恐泣孤臣。”江水奔暴、惊涛翻腾的惶恐滩，一如苏轼的一生，跌宕起伏、颠簸飘零。他抬起惊慌的眼，惊涛骇浪，波涛翻涌，心无宁日，能得到慰藉吗？

而此时，离惶恐滩不远，虔州西北的通天岩里，一位名叫阳孝本的名士正在山石嵯峨、林木苍翠之后，期待着他的到来。

阳孝本是赣州上犹人，因才华出众，学识渊博，被左丞蒲宗孟聘为家庭教师。京城的黑暗，让阳孝本深为厌倦，他带着蒲宗孟赠送的一大堆书籍回到虔州，隐居通天岩，将家产捐给僧人和学友，自己则恬淡寡欲，“远俗养志，怡然自得”。

苏轼抵崖后，闻通天岩隐居着一个“学富行纯”的阳孝本，在当地备受尊崇，黯淡的心倏然敞亮。这样一个不恋官场、与世无争的阳孝本，怎能不见？两人一见，相见恨晚，引为“刎颈之交”，如少年般携手同游，前往郁孤台、八境台、祥符宫、光孝寺等古迹凭吊抒怀。一个侃侃而谈，一个频频回应。

正值仲秋，皎洁的月光铺满古城，虔州宁静而安详。两人来到光孝寺旁的濂泉亭，阳孝本铺好茶具，拿出上好的春茶，就着濂泉水，煮茶品茗。茶香四溢，氤氲了秋色。两人谈论古今，吟唱和诗，纵论天下大事，抒发心中块垒，彻夜不休。

那个晚上，苏轼仕途上的坎坷和灾难，内心的压抑和苦闷，在阳孝本的慰藉下，得到尽情排解和释放。看着旁边的濂泉，喝着甘甜的泉水，苏轼感慨不已。水本洁净，不能自清只因被人搅浑。若能保持清廉的品质，做到自谓愚而不愚、饮贪泉而不贪，世间再多诋毁赞誉，又与己何干呢？苏轼越聊越兴奋，就着濂泉水，即兴赋诗一首：“濂者为我廉，我以此名为有廉则有贪，有慧则有痴……”

一个流落天涯的文豪，一个洞明官场的隐士，一月一亭，一井一茶，说尽人生况味，道尽名士风流。画面就此定格，定格为传唱千载的苏阳夜话。有人说它是美丽的，美在童心未泯，美在俗念超脱；有人说它是醉人的，醉在文化唱和，醉在彻夜不归。

当然，这不是句号。

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年），哲宗病逝，徽宗赵佶嗣位，大赦元祐旧臣。次年，苏轼从岭南北归，赴惠州安置。

时隔七年，再度经过虔州，苏轼满心欢喜，迎着春光走向通天岩，走向那个以为今生不能再见的友人。

“我从海外归，喜及崆峒春。新年得异书，西郭有逸民。”看到苏轼踏春而来，阳孝本格外惊喜，以自己最爱的书籍相赠。

两位花甲老人，重聚洞天石窟，再次秉烛长谈。春寒料峭，却无阻两人的谈兴。

此次重逢交谈，与初次相见大有不同。再谈政事，已无必要，经历了岭南变故和海上飘零，苏轼心中已无恨意，阳孝本也不愤然，两个洞察世事的达人，煮茶听风，陶然自乐。

流放惠州、儋州的艰难岁月，此时讲来却成了乐事。苏轼告诉阳孝本，初到惠州时，买不起肉，只好买羊脊骨，先将骨煮熟，涂些酒和薄盐，放到火炉中烤，即为天下美味，酥香无比，如食蟹螯，于身子大补。惠州的荔枝不愧天下一绝，吃得舌头火上火，就是停不下来，仍然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，难怪当年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。他甚至讲起自己酿了“桂酒”，感觉甚好，请人来尝，结果个个拉肚子；没有公事缠身的日子多么美妙，可以尽享“春睡美”，卧听“道人轻打五更钟”……

两位老者，一个说，一个听，说者津津有味，听者乐不可支。这就是两个寻常的老者，没有功名利禄，没有尔虞我诈，没有家国天下，没有经略四方，甚至没有诗词歌赋，没有琴瑟和鸣，只有饱含沧桑依然纯粹的笑声，只有宁静淡泊的相守。

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再多的天赋异禀、洒脱旷达也不过是有血有肉的凡人，赣州人喜爱他，也正是因为他烟火味的一面。

文化到最后，其实就是最纯粹的人性。

三月，苏轼告别虔州，告别阳孝本。轻轻挥手，简短话别，无须多言。想说的话，已经在那促膝长谈的夜话中，在那翻滚的雨前茶里；想表达的情义，已经在那远望的眼神里，在那长久的牵挂中。江水悠长，拉远了苏轼的船帆；春风似剪，剪瘦了阳孝本的身影。这是告别，也是永别。四个月后，苏轼病倒在归乡途中，溘然长逝。从此，两人阴阳两隔。

六年后的朝廷招贤，68岁的阳孝本被虔州知府郭举荐，以布衣入仕，被赐官登仕郎、宣教郎，负责管理宫廷图书。不久升为直秘阁，提举洪州玉隆宫事务。斯人已逝，世间如许寂寞。淡泊的阳孝本，心是否依然宁静？答案是肯定的，阳孝本归乡后，仍居通天岩，无疾而终，享年84岁。

这是一个真正的隐者，无论在朝，还是在野。

初春，我来到位于赣州一中校园内的“夜话亭”下，遥想900多年前那令人神往的苏阳夜话，心潮起伏，难以平静。

耳边传来赣州本土作者创作的《苏阳夜话》：“